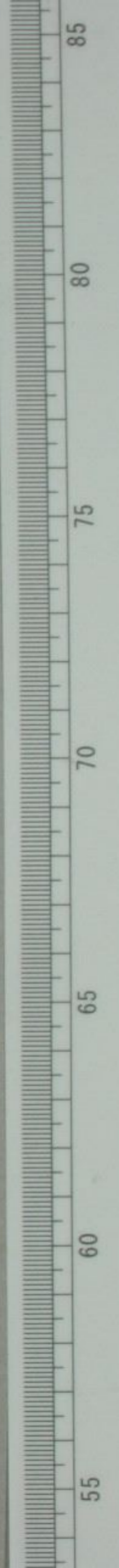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0



文庫11
D 292
100

新田泉文庫

010190562684

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史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揚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家鉉翁

李庭芝

揚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授簽書

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丁母憂服除遷荆南

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為太學正丁父憂服除召試授祕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

書省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樞密院編脩官
入對言飛蜚蔽天願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
弭災咎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無非
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
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
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
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
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
點刑獄尋加直祕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
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爲右司郎官兼玉牒所檢討

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脩身之說乎棟對
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涖
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寇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
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寇天下所
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
可慮也又言京襄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
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
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
論罷起直龍圖閣知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觀遷
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崇政殿說書繼遷吏部侍郎兼

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以集英殿脩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蕭泰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遷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虎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克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輟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之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追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

盤石令會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集更調嘉定府
司理參軍改知蒲江縣巨室挾勢邑號難治希得綏疆
扶弱聲聞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
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大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
吏不知爲通判也召爲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暫書
擬金部文字兼沂靖王府教授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
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
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
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
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亡後

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
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
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逕之疑大勢若更張而
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
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
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
萬化之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
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
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
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

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耶
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輕視王法
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
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
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
以疆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
女寇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
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國有善類猶人有
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
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

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
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
朕決不用史嵩之遷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
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雖以病告曷若
留奉內祠侍經幄亦足爲朝廷重又言財用困竭民生
憔悴移此不急之費以實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
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置
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進祕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
提舉常平役法久壞臨川富室有賂吏求免者希得竟
罪之遂提點刑獄加直祕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

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偽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龍等聚衆焚掠一方繹騷希得指授方略不五旬平之以直寶謨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尋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爲祕書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辯且曰君子犯顏敢諫拂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佞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爲身計非爲國計也遷宗正少卿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又之以集英殿脩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寶謨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叙復元官護江陵有功召爲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閩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升敷文閣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爲之廣募水軍造戰艦蓄糧食蠲米一萬二千石舊逋一百萬去官

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爲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
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
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
卒衆皆歡說溧陽饑發廩勸分全活者衆剏寧江軍自
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砦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
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
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乃言用人才脩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
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卽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投資政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
祠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
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帝輟朝贈
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
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幕
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繒纈易之蜀之親族
媼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
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橘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

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韓辟爲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蔑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略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少卿卽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調許澈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

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祕閣脩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歿不真不能償婦愬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

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

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奏惻然罪任事者卽歸民田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盆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

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爲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盧懷慎卧篋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諡文肅賻銀絹五百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爲太學錄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莊文府教授升校書郎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祕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辟實才曰奏實功曰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曰擢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宏遠之規模奮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爲萬世之法程昭德塞違以示百官之憲度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兼直舍人院遷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諫議大夫陳堯道論罷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權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進帝學發題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

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脩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官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

陞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處言追兩宮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卽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

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廼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肝江郡侯諡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林字長孺顯謨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畏疆禦部使者交薦之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剽繁裁劇稱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羅事例戢吏卒苛取發運使趙與憲兼提點刑獄屬林檢覆雪無錫翟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蕪湖局不受商稅羸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歲大水勸分和糴按籍均敷

發運使王燠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淮東提舉常平辟楸提管楸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楸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聽訟嚴明豪右益憚之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宦官所庇楸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于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買萊蕪鼎陳昉深期獎焉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鞫封樁庫吏范成獄不肯承廟堂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郡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後請專命

是罪置慈幼局立先賢祠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

石廛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林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遷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通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敝上進故事首論雷雪非時之變帝意不悅尙祠不許以集英殿脩

撰知平江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悉以爲民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節浮費脩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楸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受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振之復請糴于朝得米萬石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縣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民各祀于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殮者迺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叙改法與

廟堂爭可否辨僞關獄救八倉虧欠免死罪平反天井巷殺人獄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赫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辭累詔不許專官趣行甚峻赫入見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恣浮議特發神斷宋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闡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特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
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
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
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祕閣脩撰克
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
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
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
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

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大元
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
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
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幸故臣迎謁
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
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
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
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廼以
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朱興亡之故或
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

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之上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効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已明日庭芝至珙見其魁

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夔帥下其法於所部行之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

尋以大兵在蜀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篤
爲淮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
大暑中暍死者數萬李璫窺其無謀奪連水三城渡淮
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
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璫兵
殺璫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敗璫于喬村破東
海石圍等城又明年璫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間又破
蘄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
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
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
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
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
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大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汴
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銳軍又大修學爲
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卽命發廩不足
則以私財振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
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軍民安之今邊塵不
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
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

又敗文虎以輕舸遁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冬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於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卽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芘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大元兵圍揚州制置卽應雷暴死卽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大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知揚州貴不至

事遂已十月大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遏淮兵阿朮攻楊爻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又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

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恭守孫良臣之弟舜臣有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懋晚訟皇子竑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二君足爲臣軌李庭芝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斡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林勳

劉才邵

許忻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僑

度正

牛大年

程秘

陳仲微

梁成大

李知孝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

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美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

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做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于部依條注擬行之而便遷軍器監旣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潴匯決漑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

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櫛溪居士集行世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曰臣兩蒙召見擢真文館今茲復降睿旨引對今見陛下於多故之時欲采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分之秋也故敢竭愚而效忠臣聞金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毋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與天族還歸無期欲屈已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纍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

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
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
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
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
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
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而彼以詔諭江南爲名而
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
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
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
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
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
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
帝顯肅皇后鑿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
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
王倫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
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
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
無人乎哉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
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惟外夷之欲是

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耻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祖宗在天之靈以謂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審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金使入境以來內外惶惑儻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外夷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兩嘗敗外夷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國勢粗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請正墮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携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毋后淵聖宗枝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墮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佞以振紀綱以脩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今金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

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
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黏罕之
已死外夷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金主復與我平等
語是皆行詐款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金
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於前而遽
設恭順於後敵情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備
豫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無所及此誠切於事情
今日之舉存亡所繫愚衷感發不能自已望鑒其惓惓
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三二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
悔社稷天下幸甚疏人不者後忻託故乞從外補乃授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譚居撫州起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實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
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安撫司幹官
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藺薦爲詳定一司
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
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
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
壅於上聞無乃衆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
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
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

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它好正恐臨朝或稍晏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僮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寃自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利于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君者之責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卽以李璡賜孟明日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間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縛致轅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

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司再遷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卽位拜太府卿兼吏
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
人主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
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
戶叅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
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
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
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宮中外疑懼

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
三聘謂丞相今泯默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
白言之而後退凡今闕庭之內閨門祗席之間父子夫
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
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
人心旣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
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
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
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
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

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洵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遭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亦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

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廷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劄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

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培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
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又言今女謁
闈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
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
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
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
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
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
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
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想向辭鄭故事迂丞
相意力勾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
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
寶謨閣侍制奉祠卒諡文清僑嘗言比年喜之書滿天
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
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奏對之言
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爲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
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丞
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疏

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參以熹之議自西祖東爲一系列每室之後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如僖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之高宗爲百世不遷之宗後世穆之祧主則藏之室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爲一系列合食其上往者此廟爲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爲合享而實未嘗合享合增此三室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廟之制初無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遷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三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程秘字懷古徽州休寧人紹熙四年進士授昌化主簿調建康府教授改知富陽縣遷主管官告院歷宗正寺主簿樞密院編脩官權右司郎官祕書監丞江東轉運判官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遂復舊

職遷浙西提舉常平又遷祕書丞升祕書省著作郎尋
爲軍器少監兼權左司郎官遷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
實錄檢討兼權直舍人院遷起居舍人兼職依舊權吏
部侍郎直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
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仍兼侍讀權刑部尚書封休寧縣
男授禮部尚書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吏部
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進封子五上疏
勾祠以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授福建路招捕使以舊
職提舉王隆萬壽宮進封伯進敷文閣學士知寧國府
改知贛州皆不赴進封新安郡侯加寶文閣學士知福
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又加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
學士致仕卒年七十有九贈特進少師秘十歲詠冰語
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秘舉家
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闚之知
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
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
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
共政云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

焉夫以人主居富貴崇高之位重而承宗社之托尊而爲臣辟之戴一指意而衆莫敢違一動作而人孰敢議然而天心靡常則可畏也又言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爲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遷軍器監主簿太宗正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黎雅州屯戍軍馬加直寶章閣爲工部郎官入對請懲貪吏遷侍左郎中進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遷守秘書少監宗正少卿升祕書監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自將

陳仲微字致廣瑞州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舉進士調莆田尉會守令闕通判又罷輒不任臺閩委以縣事時歲凶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糶抑強糴一境以肅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它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鍾上以爲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

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以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鄰邑有疑獄十年郡命仲微按之一問立決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通判黃州職兼餉餽以身律下隨事檢柅軍興賴以不乏制置使上其最辭曰職分也何最之有復通判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遷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鈞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夫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闔疲將孩兵也若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極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剋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

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旨
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
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
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
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彊力敏事捷
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
人哉迷國者進怕優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耻敗之
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
人之所少不止於兵闡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
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
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京城劄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
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
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
颯麗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
衝突之騎號爲帥闡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
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感近目
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
君相一念間耳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
祕書監尋拜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益王卽位海
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

七十有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我
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
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飮六經精研
理致於諸子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
搜獵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耻作
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爲達其語通判楊州尋遷
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按似忠大辨若訥
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

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衷一不察焉
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巧辨以
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
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
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
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
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旣上不下
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
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二秩明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
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

冬拜右正言紹定元年進左司諫四年正月遷宗正少卿五年二月權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擢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尤嗜豪奪冒占宇文氏賜第旣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八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叅知政事光之孫嘉定四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爲耻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八月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搖之意勝旣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盖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鑄二秩放罷胡夢昱追毀除名勒亭羈管象州知孝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

年以來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
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風披
扇爲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亂萌
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謄牒示導信邪說簧
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竄以正典刑疏旣上
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
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
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
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趣召之人計其程途限以時日使
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召傳伯成楊簡劉宰
等皆不至故知孝試之又奏張忠恕落職鐫秩罷郡知
孝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紹定元年遷右司諫進右
諫議大夫五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越月進兵部明年
理宗親政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令提
舉嵩山崇福宮端平初監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
吳泳交章論駁鐫秩罷祠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
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鐫秩徙瑞州知孝起自名家
苟於仕進領袖庶頑懷謏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
輿謁醉從官之家侵欲歛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
爲中丞世指知孝及梁成大莫澤爲三凶卒以貶死天

下快之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於井地可謂密矣劉才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為忠懇卒以是去國尤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徐僑之清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成大李知孝甘為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二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八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吳泳

徐範

李韶

王邁

史彌鞏

陳埴子蒙

趙與篋

李大同

黃芻

楊大異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為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

列傳

一

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
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
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御嫉壯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
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
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
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
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
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
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
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衣職之闕所當修
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
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
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
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旣正人心旣附然後申警國
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
顧中矣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
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
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
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
斂之原旣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遷祕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麗則使作訓辭秉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闡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溫州赴官道聞聞溫州饑至處州乞蠲租科降救饑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所著有鶴林集

徐範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與兄同舉于鄉入太學未嘗以疾言遽色先人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之俱被斥逐同舍生議

叩闈上書書已具有闈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寘
言者重辟闈士佈請削名範之友亦勸止之範慨然曰
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
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餘年
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授清江縣尉辟江淮制置司準備
差遣屬邊事紛紜營砦子弟募隸軍籍者未及涇洶洶
相驚一夕秉燭招刺千餘人踴躍爭奮差主管戶部架
閣改太學錄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
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
紓一時之急獨奈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
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旬外添
差通判澤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等召
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雜伯不若純
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奢侈
不若詩書盤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
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
積習不移治道舛矣遷國子監丞徙大常丞權都官郎
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

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詔五歲能賦梅花
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
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詔卻之調慶元丞相史
彌遠薦士充學職詔不與袁燮求學官射圃益其居亦
不與燮以此更敬詔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
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竝獄且以書曉彌
遠言甚懇到又抹太學生寯式迕學官囚外添差通判
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詔改知道州葺周惇頤
故居錄其子孫於學宮且周其家紹定四年行都災詔
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爲國
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
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右正言奏乞以國
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
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
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
將守袁州韶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
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
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免獨臣尚就列清叟昨
言三漸臣繼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
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

表裏二臣出臺臣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醜統不一識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黽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則腋未可以爲了翁罪驅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奏陳洵益刑餘腐夫粗通文墨掃除賤隸竊弄威權乞予洵益外祠劾女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會祀明堂雷電免二相韶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疏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韶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感額謂韶曰曲爲朕留退復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朝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楮韶疏極言其敝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寢召命

雲端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楮券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爲臣竊論以爲必自上始九重菲衣惡食卧薪嘗膽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二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爲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予郡外議皆謂扳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已人才一變矣環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擯棄臣雖欲貪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爲郎蜀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擊不已臣妄論以爲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稍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罷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三又臣昨彈內侍女冠不行退惟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臺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勾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或者譏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四年詔趣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再辭不許五年改禮部侍郎辭詔不允令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詔曰毋言濟邸宮媼國本詔不荅上疏曰

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富樂吏治脩舉
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
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爲陛
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
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
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感福
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
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蒿之也疏出嵩之不悅
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廉直中
外稱爲李杜兼侍講累辭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辭遷
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道揆
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陛
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不
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其
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所
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媪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學
士知泉州辭乞昇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鴻慶宮
淳祐元年詔被召再辭詔本州通判勸勉赴闕遷禮部
侍郎三辭遷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
改畀正權並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

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
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
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又曰陛下所謀
者嬪妃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令諸國戚命婦
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內者許臺諫覺察彈
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謗世臣貴戚牽聯並
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選他時萬一有非才者
援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今土地日蹙者未反
人民喪敗者未復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樵
剝州縣朘削里閭就使韓句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
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徒使國家負不韙之名
況議論紛然賢者不過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
其身忠言至計之不行淺功末利之是計此君子小人
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又曰聞之道路德音每
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猶不及於一枯槁威斷出自
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
勞受爵皆得以延于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
獨不蚤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
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韶奏云人
主職論一相而已非其人不以輕授始而授之如不得

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爲是豈專任責成之體哉
所言之事不必聽所用之人不必從疑畏憂沮而權去
之矣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
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
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
詔同從官抗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
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
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
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
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
嘗爲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
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
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
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
琰昂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韶復上疏留之七年韶
十上疏旬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
應麟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陞辭疏
甚剴切其略曰彼此相視莫行其志而軻裁庶政品量
人物相與運於冥冥之中者不得不他有人焉是中書

之手可束而臺諫之口可鈐朝廷之事所當力爲不可
枚舉皆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詔趣受命
再辭仍奉祠王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
萬壽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
王隆十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韶忠厚純實平粹
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邁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
察推官丁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
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擿其謬元春怒嗾諫官李
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
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禪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
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免吾貫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
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
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
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
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
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
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窒邊釁
抹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

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擢徒聞有括田權鹽之
議者向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柰何取
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
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
德秀病危聞邁所對善之帝再相喬行簡或傳史嵩之
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
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相姦儉刻薄天下所知復用
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
君不可欺大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
著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

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禮
祀雷雨邁應詔言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
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
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燔尊寵綱淪法斁上行下效京率
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
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
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
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邁前疏妄
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州顛

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判右
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卽召將有老
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
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爲
先時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秘閣提點
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
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祓戒潭
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
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
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

云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好學彊記紹熙四年入太
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
年始登進士第時李塤開鄂閩知彌鞏持論不阿辟諮
幕府事壽昌戊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請誅倡者一
人軍心感服改知溧水縣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
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保江之
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彌鞏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
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
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雲川之變非濟邸之

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
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鬼於地下
豈不平和氣召災異乎蒙蔽把握良有以也出提點江
東刑獄歲大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
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白給丁糴而戊濟全
活爲口一百一十四萬有奇徽之休寧有淮民三十餘
輩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鞏曰持兵
爲盜貸之是滋盜也推情重者僇數人一道以寧饒州
兵籍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乃呼諸
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

然廩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
勾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勾祠提舉崇
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嘗曰史南
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
爲其排擯矍然不污有如此五子長冑之終刑部郎官
能之有之冑之俱進士冑之子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
江陰軍教授蚤受業色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
以朱熹爲法

陳垣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
死鑰哭之垣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

對墳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
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墳刻數千百言
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
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
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揚簡攻苦食淡
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
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
君始墳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墳始得無嫌乎徑部
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卽位詔求言墳上封
事曰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
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
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
善審憂樂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
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
之以正勵之以實蒞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墳直聲始著
于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
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
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仰成盛心也
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
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

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
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
又有吳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梈王虎不盡力救
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
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
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諡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嘗
子乞諡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
宜得惡諡以戒後來乃諡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
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宦者陳洵益欲改塤終不
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回
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
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
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
邪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
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
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
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
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侂冑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
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
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

州寇卜日發滌坑遵江山縣而東填獲謀者卽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劫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贖貨填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填至福懼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填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

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

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

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之填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于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感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旣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爲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糶糴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

勅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殺薰蕕同器遂使賢者耻與同
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填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
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娛於
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
身可復忽卧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
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頃曰異哉我
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
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
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
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敗建昌軍簿錄其家惟
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
不赴卒

趙與憲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
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
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郎官加
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府主管沿
海制置司公事拜司農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
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拜司農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
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郎遷戶部侍郎權戶

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真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鎮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篋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歛

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爲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爲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語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選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

黃營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營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為瑞昌主簿兼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營為詩諭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營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闕免連負錢額鈞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勾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

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糶倉為抵當庫葬民之棲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入剡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葉適謂營條目建置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

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
民乏食大異卽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糴民甚德之
提刑趙與憲大怒据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
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
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
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
爲質借其渠魁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
幹復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
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闔門皆遇難
詰且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
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
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迕宰相意
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
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
予節兼庾事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庾事時常平
司逋負山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
之負者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
建相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
所至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

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卽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霖霆在忠義傳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鉉之於韓侂胄吳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頊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天下之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薦起之黃蓋出仕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 **雷頌** 遷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 **黃汝良** 等奉

勅重校刊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黃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釋之

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侂胄將
用兵持之憂時不憚乃歷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
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
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爲江守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
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故三國兩晉諸
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
朝思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詎撫然又
之鄂謁薛叔以頃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
歸著書十篇名懃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
平使袁燮薦于朝謂持之議論不爲空言緩急有可倚
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彊起持之長之
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
至又詔以廸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卽位轉修職郎
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
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
後進爭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
二詳定官以其直抑之猶寘第十調南安軍學教授張
九成嘗以直道謫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先是
周惇頥程顥與其弟頥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

理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
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
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
汀邵寇作鹿卿贊畫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入城多方
振濟全活甚衆郡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
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
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
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鹿卿以不便養辭
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憚不來鹿卿入白其母
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斂之無名者明版籍革預借決
壅滯達冤抑邑以大治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
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都堂審
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
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
祿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柰何爲一人壞成法持
不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曰洗凡陋以起事功
昭勸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藩輔以蔽都邑
用閩越舟師以防海合東南全力以守江上皆嘉納改
樞密院編修宮權右司贊畫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
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未上而崇教
龍會兩保與建黎原鐵城之民修怨交兵鹿卿馳書論
之歛手聽命既至則寬賦斂禁陪克汰賊濫抑彊禦恤
寡弱黥黠吏訓戍兵勅百丈砦擇兵官城屬縣治行大
孚田里歌誦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爲米五千斛鹿
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
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
免召赴行在將行盜發南豐捕斬渠首二十人餘不問
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
命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
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
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
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
人者尸諸市又奏授真德秀爲漕時撥錢以助振給不
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糶及減抵當庫
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
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
鹽自詭興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
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鈎考盡得其實
珂辟置貪刻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

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弛苛征蠲米石蕪湖兩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人當塗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飄風大起蝗悉度淮之傑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讎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

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贛州皆辭遷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冶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寧國府提舉江東常平又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五
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逾年兼權吏部侍郎時
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
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
之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
極言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權給事中
鹿卿言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
知請復舊制從之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寢多有撰偽疏
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
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臨安府

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音遷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寶
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禧
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奏議講義鹽楮議政藁歷官對越集手編漢唐文類文
苑菁華諡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爲學淹博純實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
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

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卽面問決
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爲言民是以
不忍欺居宮自常奉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逋負悉爲代
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爲平糴本遷將作監拜宗正少
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
開陳疏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有八終于家逢龍家
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
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
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
龍寡嗜欲不好名敷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歷官
差主管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
字升校書郎尋升祕書郎兼史館校勘輪對言節用先
自乘輿宮掖始兼玉牒所檢討官以直煥章閣知溫州
進直徽猷閣江東提點刑獄又進直寶文閣差知婺州
召赴闕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升起居郎時暫兼
權吏部侍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兼侍講遷吏部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
權中書舍人皆兼同修撰以左司諫陳垓論罷召爲禮

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入奏言前後
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
損於聖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自遂谿壑無
厭之欲何益於陛下而深戕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羣小
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
實兼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辭歸故
里累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
至闕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
泉州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
學士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
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
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
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
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
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
之地未聞有十八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
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
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

船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筭泛入者盡籍于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勾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圖閣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敝政固不少旣易相之後敝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

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
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
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疇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
法長史盛氣待僚屬天錫糾正爲多丁內艱免喪調潮
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還之帥方大琮辟眞
州判官留寘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邑劇牒
愬猥多天錫剖決無留難倚王邸勢殺人者誅之不
少貸調通判建寧府大水擅發常平倉振之擢諸司糧
料院拜監察御史兼說書累疏言天下之患二宦官也

外戚也小人也劾董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
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爲王府累上令吳燧宣諭再三
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
欲繩以法勢燄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
可得矣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
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
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
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
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愿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
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

修內司之爲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關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懇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爲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日御前姦賊之老吏迹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謂明君當爲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臺諫輕百司庶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焉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闢人不能竊美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潭州久之始至官戢盜賊尊先賢踰年大治直寶謨閣遷廣東轉運判官決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爲秘書監兼侍講以贖辭升祕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

在道間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
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
憚之士何以寢姦謀遇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人
物稀疏精采銷爽隱情惜已者多忘身徇國者少進工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
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亭
戶買鹽至破家隕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
荔枝貢召爲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趣行無虛日不起
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
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
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上震悼特
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清介臨事
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進故事通祀輯略
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舉進士詔爲楚州宮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
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圖之謀
泄全殺青師雍不爲動全亦不加害秩滿朝議褒異師
雍耻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
祖謙爲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

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居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宥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昉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共疏乞竄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卽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

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憲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昂英并及琰鄭案乘間劾琰昂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昂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闔乃與憲腹心琰昂英去國案於是薦周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叅攻吳潛去陳垓爲監察御史時案與憲坦垓大有合爲一師雍獨立衆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案坦等爲起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榻前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爲至前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案廼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案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案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

卒于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衰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冥思精索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嘉熙二年召爲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奏否泰剝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骨鯁者艾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昇又言皇子竑當置後及蚤立太子乞蚤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並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

許卽調告歸句祠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淳祐元年差知南劔州會峽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輸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丁母憂去官衆遮道跪留旣免喪授侍左郎官言敵國外患乞以宗社爲心言錢塘駐蹕驕奢莫尚宜抑文尚質兼崇教殿說書每入講必先期齋戒嘗進仁宗詔內降旨揮許執奏及臺諫察舉故事爲戒語多切宮壺拜將作監進楊

雄大匠箴陳古節儉時天久不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闕力爭元杰時適輪對言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王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啄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之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

邊鄙遠慮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涕書就隨
削豪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
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
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又折簡察院
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
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
駭泣訃聞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
死之遽耶亟遣中使問狀賻贈銀絹二百計已而太學
諸生伏闕愬其爲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
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

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
相繼叩闕訟寃臺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
二子直諒直方乞以恤典充賞格有旨付臨安府逮醫
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旣又改理寺詔殿中侍御
史鄭棗董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
黃濤謂伏暑證二子乞斬濤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
人士傷之帝悼念不已賜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
家賜諡忠愍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
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

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口實汝水
仙之名矣妖遂絕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
總領所中酒庫檄督宜興縣圍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
恚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
爲身計寧罪去爾力爭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
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
齎牒自詣里正并鄰證來然後行不實者徃徃自匿其
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流入以萬計振
給撫恤樹廬舍括田使耕拔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
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
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專先是諸場鹽
百袋附五袋名五釐鹽未幾提舉官以爲正數民困甚
子秀奏蠲之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
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
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
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
之勞具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
江山玉山間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
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埭補城壁浚
水原助葺民廬振以錢米招通鄰糴奏蠲秋苗萬五千

石有奇盡代納其夏稅并除公私一切之負冊溪沙壅
之田請於朝永蠲其稅民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
衢州詔權以衢學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既成行釋菜禮以政最遷太
常丞以言罷未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官金部舊責
州郡以必不可辨之泛數吏顛倒爲姦欺子秀日夜計
論給冊轉遞以均其輸人人如債切身不遣一字而輸
足遷將作監淮東總領辭改知寧國府辭爲左司兼右
司再兼金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
鑄罷時嬖倖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

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民鹽本錢充獻羨
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子秀還
前政鹽本錢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
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
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
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盜劫
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誣大椿與兄子煇爭財自劫其
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黥其臧獲子秀廉得實
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郡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臬事擊貪
舉廉風采凜然犴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

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以爲厲已嗾言者罷之尋遷胡南轉運副使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暑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愬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萬緡逮繫考掠十餘人終莫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問卽伏誅又釋僞會之連逮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匣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繳限抱匣費不貲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匣一日一遣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小大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

誠以犯理宗潛諱更今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
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詆貴戚大臣直聲暴起
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煇楊棟盧鉞三
人忠衷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
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沂靖惠王府教
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
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叙復知邵武軍改湖北
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
廼吳潛之死黨奉祀遷福建提舉常平淮西轉運判官
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祕書少
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卽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
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
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
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
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旣退卽治歸以顯文
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
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卧
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
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
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

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峯集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夢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四終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八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應龍

潘枋

洪芹

趙景緯

馮去非

徐霖

徐宗仁

危昭德

陳埏

楊文仲

謝枋得

劉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零陵主簿饒州錄事叅軍有毛隆者務剽掠殺人州民被盜遙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

列傳

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于官捕隆置獄應龍曰盜誠毛隆其肯自謂因言于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未幾盜敗應龍繇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大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逐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以固國本外莫急於討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廩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富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覈民數稽檢放以蘇民窮嚴戢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糶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

三年湖南饑起提舉常平以採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
東路轉運判官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隆
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糴二十萬石擢權戶部
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
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
者以論事爲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
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拂意速其畏歟朝廷清明之
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
世所有遂迂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
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
錄黃久之起爲江東轉運使辭南海寇作朝廷患之乃
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
遁去應龍勦逐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戶部侍郎仍
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實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青海軍節度使力辭隱
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候官縣沒洪天錫歎曰朝廷
失一御史矣

潘枋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
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
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妨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特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歷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之而妨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愛其才先後並薦之有旨召審察丁內外艱入主省架閣遷太學博士論對發明絜矩之道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爲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蓋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

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盡從諫臣所
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炎乘上怒攻丞相
吳潛并獨繳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
陳力爲多一旦視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
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初起知寧國府
卒有文集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惇頤
程顥兄弟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
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

爲本由是往來味道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淳祐
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諸生守其渠度丁母憂以
祿不逮養服闕不調作讀易庵懸雷山江東提點刑獄
吳勢卿辟爲幹辦公事不就召爲史館檢閱辭不許乞
換待次教授不許乞岳祠又不許乞致仕不報有旨特
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
書郎兩辭不許遷著作郎辭不許以疾勾祠差主管佑
神觀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迨直祕閣與在外官
觀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
書院禮景緯爲堂長以疾辭依舊職差知台州兩辭不

許趣命益嚴至郡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首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爲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諷誦服行期無失墜約束官吏擾民五事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訓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譁訐治豪橫建黃巖縣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隄路二十里節浮費爲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邑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祠栢之間采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使莫今爲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私而徇於情或是非不公而以枉爲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爲廉遂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紕効於有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

先而使之各稱其職尋出于柳景緯應詔上封事曰今
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
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
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
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
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已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
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
足以召然而致災願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
嬙以節用度之奢美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
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俟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
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
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
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
急公田派買不均之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
之生則人心悅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
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
右寬譬之言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
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
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
若塞侍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青固所以廣仁恩又不

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
悅而旋疑此正陰陽騰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辨義
利之限力破繫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內外之分以道
制欲而黜耳目之累毋以閨闈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
之私紊國常乞歸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識仍舊再
辭不許復上疏乞歸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
乞奉祠皆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
先務三乞辭不許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
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

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
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
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
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
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
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
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
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又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
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

列傳

八

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表而或縱於
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間惑於禴
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杖拭之旨已下駁奏未幾
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不疑則陽縱而不收主意不堅
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
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謹其號令以肅紀綱
之本毋牽於私恩而撓公法毋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
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
平而兆中興也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
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勤二
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
事以驗其用五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
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
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
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
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詔特贈四官至中
奉大夫諡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
進故其立朝之日不久云

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所
註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

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脩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閤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之下方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遠者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爲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卽下去非奮然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徐霖字景說衢州西安人年十三有志聖人之道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之要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聖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

之術甚深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常於善類
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三其或稍有異已
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以名節之尊不足以易
富貴之願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
之而已疏奏見者吐舌爲霖危之未幾嵩之匿父喪求
起復君子並起而攻之上大感悟丞相范鍾進所召試
館職二人上思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
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姦未
竄是時丞相杜範已薨而鍾雖得位畏姦人覆出爲已
禍故也擢祕書省正字霖辭不獲命遂就職會日食霖

應詔上封事曰日陽類也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
不能勝乎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乎小人宮闈之私
暱未屏瑣闥之姦表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稜感浹
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
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
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改合入官
廼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
以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
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夏
添差通判信州霖皆力辭竟未拜改秩之命故也尋令

守臣勉諭之特改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上曰今日所當言者當備陳之霖復以正太子名爲言又奏萬化之本在心存心之法在敬兼權尚佐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迺上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悅乞補外知撫州祠先賢寬租賦振饑窮誅悍將建營若幾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瞑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衡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哀毀

號絕水漿不入口七日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管崇禧觀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將終語其長子心亨曰有生必有死自古聖賢皆然吾復何憾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恩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間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徐宗仁字求心信之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爲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

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
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
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
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可也而自幹腹之兵越江踰
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戰陣死封疆死城郭者
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
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
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關
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
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天下之事勢急
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
勇今東南一隅天下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
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
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
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
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
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惠褻而威不振
論董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久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
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屏處山林亦有生
氣遷國子監丞祕書省著作佐郎主管崇禧觀遷考功

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讀敬天圖遷太府少卿兼侍講
兼侍立修注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知
寧國府監察御史郭閫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
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提領豐儲倉所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左侍郎乞假督府名稱往本州
同守臣防拓不允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衛益王
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爲史館檢閱校勘
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疏言國之
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股民膏血爲已
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
實寃安危之本明詔郡國申嚴號令俾急其所急凡荒
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緩其可緩凡苛賦之肆
擾者易爲此時之寬征固結人心乃所以延天命也又
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責諸彈糾之職外以責諸
監司郡守之計貪濁昏庸固在必懲廉能正直尤當示
勸察之精則黜陟之威服行之力則觀聽之具孚而課
吏之實得矣進兼侍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脉欲壽國脉
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
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

之亨毋招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丁不匱矣又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爲當因孰爲當革孰爲可罷孰爲可行則折衷泉貨而遠近便開通關梁而商賈行下修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輸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糴室墨敷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尋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作宗陽宮權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江西提點刑獄改直敷文閣提舉千秋鴻禧觀轉司農寺丞主管崇道觀知安慶府召赴闕加直顯謨閣湖南提點刑獄再召爲右司郎官加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改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事召爲右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浙西提點刑獄遷司農少卿以祕閣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大理卿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戶部侍郎趙必愿舉塏最詔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

卿權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
夫之廉耻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久去國以恬退聞
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
情勾閑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
旣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又
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
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
別仍乞除授自臣始自是屢言於帝前不許以言罷未
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
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
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拆絲帛錢五
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
民而教之進顯謨閣待制知廣州權兵部尚書又進寶
章閣直學士知婺州遷權戶部尚書尋爲真時暫兼吏
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
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依舊宮觀久
之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塏屢歷磨節軍
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說藁二十
卷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旣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淳祐七年文仲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聖關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錄丞相謝方叔嘗問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丁母憂釋服屬從叔父棟守婺州罷歸寓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明發婦寃獄應飛悉從文仲議且薦之荆湖宣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姚希德江萬里合薦文仲學爲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召爲戶部架閣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邃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劭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添差通判楊州牙契舊額歲爲錢四萬緡累政增至十六萬開告許以求美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爲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

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爲事不可妄興蓋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江北風寒之地民力竭矣爲利幾何安忍重擾吾民乎事遂不行召爲宗學博士郊祀攝園壇子階監察御史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脉瘡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陛下一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夫尤軫莫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美兵興焉莪冠干干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藉掛虛之穴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遷太常丞尋兼權倉部鄧官兼崇政殿說書遷將作少監又遷將作監文仲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多書人越二十年代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侯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

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祈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閭閻之聚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豈以黃老之居爲輕重哉翼日面奏益懇至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揀太學教諭彭成天迂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石立思濟倉召爲祕書少監尋兼崇政殿說書以疾乞致仕不許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瀛國公卽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事中

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議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卽喪次已勝拜跪執禮無違所當親饗時丞相王燾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

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請諡
金華何基及栢時大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
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
益甚勾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三上章乞致仕改知
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謝見山文集
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
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
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
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

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
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
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
兵以扞饒信撫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鄧傅二社諸
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覈諸軍費幾
至不免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
爲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橐於
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
謫居興國軍威遠五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
元兵東下鄂黃鄴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

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
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
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
文煥北歸不及而反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
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
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夔
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
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
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
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
來卜者惟取米履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
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
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二人以
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
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
詳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
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
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

曰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
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
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
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恢矣而我宋
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
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
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
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
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
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
也張宴然上書乞歛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
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
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
使其友趙孟邇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
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
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
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
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
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
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

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於天
基節上壽大夫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生進抱父
屍亦死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論
皇子竝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人景緯醇儒也
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
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
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瓘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
當搶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嶽疇以全臣節皆宋末
之卓然者也

宋史卷四百二十五終

